

五月病

黄佩华 著

非虚构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五月病

黄佩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月病/黄佩华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321-6780-7

I. ①五…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9522号

发 行 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于 晨

封面设计: 丁旭东

书 名: 五月病

作 者: 黄佩华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178,000

印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780-7/I · 5412

定 价: 35.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第一章

宣布散会时，所有人都一哄而起，四楼会议室的门瞬间变得狭窄起来。

西塘大学近百位二级学院和各个部门的头头们像一群拥出圈栏的饿羊，争先恐后地冲出门口，奔向草场。他们每个人都兴奋得满脸通红，一律手里攥着学校特制的大 32K 黑色仿皮记录本，边说话边拥挤在幽暗而狭长的楼道上。然后，有一些人拥向电梯口，有一些人则快捷地朝楼梯走，或上或下。

他们的情绪被刚才会议的主题所引导，彼此的语气里都有不同的表达，有的人相对比较轻松，有的则比较沉重，当然也有淡定的，甚至是漠然的。这一切都表现在他们的脸上。和其他的书记院长相比，王三德和冯光荣算是心情最沉重的两个人了。此时他们灰头土脸，闷闷不乐，感觉自己就是羊群中瘦弱的那只羊，夹在众多壮健的公羊们中间，每迈动一步都像是被什么东西拽一下，步履异常沉重。

刚才的会议上，余欣荣校长的话音如同一声声重锤，砸在王三德头上。“艺术学院 100 万……”余欣荣校长稍微停顿了一下，目光下意识地瞥了王三德和冯光荣一眼，强调说，“艺术学院这个

数有点少，哎！……体育学院 150 万，新闻学院 200 万，管理学院 300 万，中澳学院 500 万……”

余校长仿佛是在码砖块，他每念一组数字，钱的砖头就往上蹭一大截，每蹭一截高度，他眼中的高楼就往上蹿升一下。

太让王三德反胃了，他差点当场就把昨天晚上喝下去的酒呕了出来。但是他没有吐，因为大家都在仔细倾听校长嘴里吆喝的数字，生怕会漏掉一个细节。听上去校长念数字的语气像是吐痰，轻松而掷地有声。

这是一次筹资一个亿的动员会，规格相当高。学校的党政领导悉数出席，二级学院的书记院长都要参加，直属单位一把手不能缺席。先是学校党委书记许宝杰作一番动员讲话，中心内容是学校 80 大庆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许书记以往的讲话一般只讲原则讲宏观，不太讲细节和内容，不过这次却有些例外。他几乎用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强调细节，而且语速相当缓慢，语调也相当平和，这正是王三德喜欢的许书记的语气。

接下来是余校长给各单位分派筹款任务，他讲话风格言语犀利，直截了当，直奔主题。他说这次校庆是百年一遇千载难逢，学校一定要趁机会多搞些钱，争取搞几个大项目。不久前省里黄国强省长到校调研，已经当场答应给一个亿，学校无论如何一定要自筹一个亿。这一个亿，主要靠各单位各学院的力量，大家一定要紧紧依靠社会的力量，尤其是校友的支持。余欣荣还宣布，为了营造气氛，学校决定，校领导每人带头捐款两千元，正处级干部教授每人一千五，副处副教授一千，其他教职员工每人八百……

王三德刚迈出办公楼大门，冯光荣就追上来，哭丧着脸说：“书记，我们要不要去找一下余校长，这 100 万我们去哪里搞得到啊！”

他停下脚步，转身盯着冯光荣，愤愤地说：“找他有用吗？你没听出他的语气吗？他还说我们学院少了呢。再说了，这个数是学校研究决定才下达的。要找你自已去找，我不去！”

“这样太不公平了。”冯光荣郁闷地说，“他们也太瞎搞了吧！我们学院成立还不到十年，毕业生还没几届呢。哪里有什么校友捐款啊？我们都已经承担了庆典晚会，还负责校园美化设计，哪里还有时间去搞钱？”

“有什么办法，简直是民不聊生呀。”王三德说完转身走了。冯光荣犹豫了一下，也跟了上来。

西塘大学的校庆活动从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当时学校还下发了文件，书记校长担任筹备组长，一帮副职领导担任副组长，下设若干工作小组，专职副书记李纯亲自担任办公室主任，王三德和冯光荣都是工作小组的成员。用王三德的话说，所有的大头小脑都抓校庆筹备工作了，足以说明学校把校庆当成一场大仗硬仗来打了。

王三德一直想不太明白，学校领导为什么这么热衷搞校庆活动？为了这个活动投入这么大的精力，花这么大的财气？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可能是罗十万教授说的那样，领导想趁机筹到一笔大钱，把学校的硬件好好提升一下，借机超越同城的十几所高校，成为南城老大。

罗十万号称艺术学院的大嘴，喜欢针砭时弊，说话一针见血。

不过，王三德并不十分认同罗十万的观点，他认为领导的目光更高更远，想的问题更深更具战略性。以许宝杰和余欣荣的脑子，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策都不是一般人轻易就揣摩得了的。单就一件事，王三德就不得不对许书记高看三分。

作为1980级的西塘学院毕业生，王三德头脑里的概念一直是母校创办于1944年，还有一年就整整70周年了。以往所有的校史、各种表述都真切地记录着这一切。然而，刚到学校工作不足两年的许宝杰却从校史中看出了一个破绽。他从中了解到，1930年代，省立西塘高中曾经在南城名声显赫，排名在全省也是数一数二，培养出了不少人才。1942年日军的一次轰炸，把校长和一帮骨干教师都给炸没了，一个学校就这样活生生毁在战争的血火之中。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民国政府决定在原址创办西塘师范，把那些幸存者招拢回来，又招聘了一批教师，经过一番紧张筹备，第二年总算开门大吉，招收了第一批师范生。虽说西塘师范改成西塘学院的时间是1956年，但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显示，西塘大学诞生的时间可以追溯到西塘师范创办的1944年，这也已经得到了官方和社会的普遍认可。但是，当许书记发现了西塘高中的存在之后，便指定两个老教授专门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结果证实，当年省立西塘高中成立的时间恰好是1934年。被日军轰炸后，多名原来西塘高中的教师后来变成了西塘师范的老师，在西塘师范升格为西塘学院后，那些教师仍然留在西塘学院工作。虽说那些教师大多在教辅岗位，但也是学院员工的一部分。

许宝杰得到了这些材料后如获至宝，立即决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负责推动修改校史的编纂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在不同层

级的会议上，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个重大发现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把校史往前推进十年的意义，不亚于2003年的西塘学院更名为西塘大学，这对学校软实力提高的效益将是不可估量的。

王三德和学校众多的老西塘学院人一样，刚开始并不太认同许宝杰的做法，认为这是实用主义者的做法，说严重点是篡改历史，因此很多人都不以为然，甚至背地里还嗤之以鼻。但经过许宝杰无数次的洗脑，王三德对这件事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认同感也越来越多。当工作小组的校史修订工作得到了省史志办和教育厅的认可后，王三德便逐渐从怀疑派变成了支持派。为了让修改校史这件事得到更多的支持，更加深入人心，许宝杰还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西塘大学校史主题研讨会，请几个史学专家和老教授作专题发言，并让学报编发了一个专辑的专题论文。经过一番努力，西塘大学80周年大庆不仅达成了共识，而且得到不少杰出校友的呼应。

许宝杰办成这件事，不禁让王三德想起了一个笑话。有一天，有一个人到某人的楼下，高呼某人万岁，楼上的邻居都以为那个人是个疯子。第二天，有十个人来到某人楼下，高喊某人万岁，楼上的邻居便开始感到好奇了。第三天，有一千个人来到某人楼下，高呼某人万岁，楼上的邻居便对某人刮目相看了。第四天，有一万个人来到某人楼下，齐声喊某人万岁，邻居就纷纷加入到人群中，一起喊某人万岁了。第五天，全城的人都一起聚集高呼某人万岁，之后，那个人就真的成为万岁了。

稍微了解这个南方省份政坛的人都晓得，多年来西塘大学出了不少重量级校友，光是省部级官员就多达20余人，当然，小有

名气的科学家教育家作家等数量也不逊于那些 985 高校。西塘大学的人们慢慢认识到，80 大庆总比 70 大庆好，学校一跃成为全省高校的“最老”，历史文化积淀也越挖越深厚了。尤其是经过许宝杰的精心策划，省长黄国强如愿来到西塘大学视察调研，不仅对修订校史这件事作了充分肯定，而且还答应从省长经费中腾挪出一个亿资金，作为献给西塘大学 80 大庆的厚礼。

黄省长给的意外礼物很让大家高兴了一阵子，不只是许宝杰和余欣荣分别在大会上反复说，学校副职们也不余遗力地在各种场合上宣讲，就连王三德冯光荣他们也把领导关怀连篇累牍地灌进学院教职工的耳朵里。记得那天教职工会上，王三德把省长给一个亿的喜讯传达后，视觉传达艺术设计教研室主任罗十万马上评论说：“一个亿算个鸟啊？省长他应该给十个亿，而且把一半发给老师改善生活，让大家过得更有尊严。”

书法教授李启正双手拂了一下花白的长发，打了一声响鼻说：“给多少个亿都不会给到我们学院，不信你看吧！那帮学校领导大半数都是理科的，他们还不瓜分完吗？”

“太吝啬了，一台校庆晚会才给 30 万，开玩笑吗？我同学讲，他们南方大学 30 年大庆晚会一下就花了 300 万。”声乐系主任杨延高也鄙夷地说，“一帮铁公鸡领导，根本就不懂什么艺术规律。”

王三德听惯了这种冷嘲热讽，本来并不想加入他们的谈论，但还是忍不住对李启正说：“大书法家，你这种论调在这里说说可以，别让余校长听到了，否则他把你挂在办公大楼的那几幅字都给拆掉了！”

“我才不稀罕挂哩，让他拆好了。我也不怕得罪他，他一个教

化学的真会欣赏书法吗？”李启正又打了个响鼻。

“我是说，我们说话要有根据，不利于大局的话要少说，甚至不说。”王三德想息事宁人，口气和缓地说。

李启正并不想反驳他，只是言不由衷地笑了笑，狡黠地说：“书记说得对，不能影响团结。不过我说的是实话，他们那些实验室动不动就几十万几百万地花，我们要点钱买墨买纸就像割他们的肉一样。”

每次听到同事发牢骚，王三德都是站在学校的立场说学校的话，为此大家都背地里叫他老马。老马者马克思是也，意思是他说说的都是空话套话。其实，王三德和李启正罗十万他们一拨教授私下关系并不坏，但他觉得，不管怎么样自己是学院的书记，说话做事自然都要站在学校一边，自然而然地要维护学校领导的声誉，这便是政治。

然而，让王三德始料未及的是，黄省长那一个亿才让大家高兴没多久，新的纷扰很快就跟着来了。短短几天之后，这个刚刚结束的学校自筹另一个亿的会，便如同在他身上浇了一桶冷水。

路边的榕树躬着枝干，叶子在微风中窸窣细语，像是担心惊扰这两个心事重重的路人。王三德和冯光荣肩并肩走在林荫校道上，两个人都一言不发，似乎都憋着一股气，还各怀心事。

对于学校这次搞80大庆的要求，用两位主要领导的话说，是既隆重而又热烈，既重仪式感又有文化感，既重视品质又要节俭简约，要做一个不一般的校庆。而作为学校窗口的艺术学院，在校庆中所担负的任务自然比别的学院重大，除了一台晚会，在校园湖边新建几座雕塑，还要设计各种宣传品，包括礼品的包装，

主要楼堂馆所的美化，接待场所的装饰美容。任务下来后，整个学院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亢奋之中，音乐系舞蹈系的老师同学个个摩拳擦掌，美术设计系师生也期盼着有一次亮剑的机会。和全院的师生不同，王三德和冯光荣最忧心的还是经费问题。按照学校的任务清单，他们让各个系先做了一个经费预算，结果弄出了近两百万的单子。

他和副院长王善兴冲冲地送到李纯那里，不料却被告知，要见到领导得耐心排一下队，他们前头还有几拨人呢。

这时候他才意识到，李纯现在是校庆办主任了，他才是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给不给钱，给多少钱，得需要他先表个态。为了慎重起见，他特意小声交代王善，一会儿到了里边不要乱讲话，万一把领导惹不高兴了，事情就不好办了。王善不以为然，说放心吧，李书记分管学工，平时很随和很平易近人的。

约莫半小时之后，终于叫到王三德他们了。

他和王善恭恭敬敬地走进门，轻声地打了招呼，然后他被李纯指到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而王善则自己坐到了沙发上。

李纯匆匆扫了一眼他们的报告，又瞟了他一眼说：“王书记，你们这是想发校庆财吗？我告诉你们，想都别想。”

王三德以为李纯误解了他的意思，便诚恳地说：“李书记，这是各个系各个项目精打细算出来的数，绝不是我们虚构出来的。搞校庆该花的得花，应该体面一点，品位高一点，对吧？”

李纯冷笑说：“王书记，你难道就不了解你那些艺术家的花花肠子吗？实话跟你说吧，你们所有的项目必须压缩到80万以下，多一毛都没有。”

王三德苦着脸说：“那怎么行？一台晚会至少也要 50 万吧，你要是不批，我们现在去找许书记余校长。”

“你找谁都没用，这事我说了算。”李纯硬邦邦地说。

王三德和王善灰溜溜从李纯办公室出来，两人哑巴似的从四楼下到一楼，又出了办公楼。憋坏了的王善终于说话了。他气咻咻地说：“李书记他怎么会这样呢？简直不把我们当部下，当他儿子了。”

“嗨，我觉得他压力也不是一般大，压力大了自然脾气就不太好了。”王三德说。

“压力大就可以乱发脾气吗？书记你说，谁没有压力？哼！”王善还是有气。

“你想想，学校搞校庆有那么多项目，那么多事情，每一件事都牵涉到钱，都要去找他要。换位思考一下，是我也受不了的。”王三德说。

“哎呀，书记你整天都在替领导着想，可是他们呢？不说了。”王善摇摇头说。

这是前天早上发生的事情。王三德碰了一鼻子灰后，回到学院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面对电脑生了一顿闷气。

冯光荣看见他被气成这样，赶忙去找余欣荣校长论理，花了近半个钟头时间，苦口婆心说明艺术学院承担校庆项目所需款项是实打实的，绝没有多余水分。余校长一年多前才从一所 211 大学副职升迁过来，凡事都会洗耳恭听，不轻易表态。他听完冯光荣的诉说后，微笑道：“冯院长，你们学院确实是项目多任务重，我相信你们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个预算的。这样吧，你们

的报告我们下周再上会，议一议。现在大项目都是集体讨论决定，我个人说了也不算。不过有一点，我希望你理解我的苦衷啊。常言说蛇大窿大。学校盘子大，大有大的难处。你回去后要做好大家思想工作，让大家不要把目光都只盯在钱上，而是怎么样具体做好项目落实，做好晚会节目创作排练，扎扎实实做好校庆准备工作。演好这台晚会，为学校争光。”

看见余欣荣也说起了官话，冯光荣便觉得不好再坐下去，只好讪讪地离开了。至于预算能否上会，什么时候上会，款额能不能增加，增加多少，这一切都是未知数，不会有人给他答案。

要求学校增加的钱没到手，筹款捐钱的任务跟着又下来了。王三德觉得，这时候自己必须变成一只会说谎的狐狸，一方面要安抚老师们，让大家能够潜下心来准备校庆项目，一方面又要动员大家装成自觉自愿的样子掏腰包捐款。

第二章

当王三德和冯光荣正发愁要找个合适的时间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时，校办来了电话，说校庆要给每一位教职工统一订制一套校服，学校要请制衣公司的人到各单位量身体尺寸。

“可以。这样至少让大家心里有点小高兴吧。”冯光荣略为宽慰地说。

王三德却不以为然，愤愤地说：“嗨，他们为什么不能用别的方式表达意思呢？听说从40大庆开始就发校服了，我来学校第二年搞60大庆，还是发校服，大家都有意见了，现在又要发校服，也太俗套了吧！难道他们就不能搞点创新吗？”

“哎呀，无论如何，有总比没有好嘛。单位是衣食父母，当然既要考虑吃饭，也要考虑穿的了，能够给大家福利一下，也是体现一种现实关怀嘛。”冯光荣似乎对这个福利很在意，建议说，“书记，我们马上叫大家来量衣服，趁机会开个大会吧，把筹款的事说一说，顺便检查一下各个组的工作进度。”

“好吧，你让办公室通知一下。”王三德说。

他晓得，捐款的事最不好意思跟老师们启齿了。许宝杰和余欣荣到校之后，已经搞了多次捐款，几乎是一年一次。前两次是

捐款买树绿化，后勤方面说要巩固已被省里命名的森林校园，还要创建国家级花园式校园，必须增加投入更多资金，购买几批次名贵树种。但是这方面的资金无法列入预算，一时没法拿出闲钱来，分管后勤的领导想了想，就提出搞起了捐款筹资。想不到，这一招一下子筹到了差不多一千万元，解决了一时之需。经过这两次捐款，学校领导们终于进一步知道，学校的三千余教职员工和两万多学生的巨大潜能。于是，当学校的扶贫点急需数百万资金时，领导们又动用了这个应急之策。但是，有时候同一种办法用多了，好办法也可能引起不好的影响。当第四次发动捐款时，就引起了老师们强烈的反弹。罗十万教授在大会上讽刺说：“学校领导们的目光只盯住老师的钱包，和会半夜鸡叫的周扒皮又有什么两样？”学校领导们显然听不到老师们如何议论，说了什么话，但王三德他们是听真切了。所以，会脸红耳热的并不是学校领导，而是他们这一层级的小领导。

王三德还晓得，学校搞大庆和社会上搞庆典几乎是一样的，有所不同的是，高校校庆需要大场面大动静但又钱袋子羞涩。所以才需要向各方面化缘集资，否则大庆就办得小里小气，不够热烈体面。这些年来，许多高校都打着校庆的旗号集资揽钱，逢十一大庆，逢五一小庆，而且相互攀比，校庆规模越搞越大，越搞越阔绰。不仅比出席领导规格，比校友的捐款捐物多少，比礼品，比成果，还比晚会阵容，比明星，比外宾，比器械，比炫……几乎是无所不比。

相对而言，这次西塘大学 80 大庆的筹备工作起步早，紧张而有序，若说还有什么问题和不足也主要是资金缺口问题。尽管学

校指定了余欣荣和分管财务的孙中华副校长四处去搞钱，但缺口仍然很大，所以在花钱方面就表现得很小气、很抠门。这些似乎都在大家的预料之中，但王三德觉得艺术学院的老师都不是很宽裕，绝大多数的老师比较年轻，因而普遍职称偏低，工资也高不起来，而且他们又都在学校要了集资房，每个月还要按揭还贷。在这样的背景下，动辄让大家捐款捐物，实在叫他这个书记难以启齿。

然而，上级就是大局，再难办的事情一旦形成了决策就一定要办。许宝杰说，往后一段时间，搞好 80 大庆就是学校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最大的政治。谁要是办不好，那是要问责的。王三德了解到，已有半数学院启动了捐款集资工作，别人已经走在前面了，一些老师或多或少知道了这个信息，思想上已经有所触动。不过，难度大的工作让别人先去做，让问题先浮上水面，有矛盾让别人先去解决，这也是他多年来处理棘手问题的经验之一。

尽管如此，当冯光荣在全体教职工会上把学校的捐款决定宣布之后，会场还是乱成了一锅粥，甚至还有人发出了一阵嘘声。

虽然王三德坐在前边背对大家，但他不用看就能揣摩到嘘声来自何处，甚至是来自何人，如果不是王侠吕树就是杨云飞那三姐妹。王侠是舞蹈老师，自恃长得像韩国某男星而在年轻人中有颇高的人气。吕树是老校长的远亲，对学校新领导经常吹毛求疵，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时常纠集一些老师唱学校的反调。虽说他们不会直接跳出来煽动大家抵制捐款，但若形成一定的气候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待冯光荣讲话之后，王三德又站起来面向大家，特别强调说：“各位老师，我们西塘大学发展到今天，已

经走过了80年的历程，尽管风风雨雨，历尽坎坷，但是我们的前辈已经走过来了。我们老校长说过，学校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的依靠。现在学校搞大庆遇到一些困难，需要我们一起去看，需要我们去分担一些痛苦。作为学校一分子，我觉得，我们每一个西塘大学师生，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出手相助，共渡难关。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完成学校交给的任务。”

说完话，他的目光扫在其他学院领导身上，问道：“各位领导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领导们都摇头表示没有什么说了，这时办公室主任杨丹青站了起来，转身大声说：“各位老师注意了，等一会儿散会后，男老师原地不动，在会议室量身体做衣服，女老师到一楼舞蹈教室。个人捐款数额，今明两天大家给我报个数可以了。”

杨丹青说完朝王三德点了点头，他大声宣布：“散会。”

王三德刚准备离开，几个老师便将他围了起来。

罗十万直呼他的外号说：“老马，学校领导这样做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共产党的实事求是难道他们都忘了？老师们辛辛苦苦上课赚了点课酬，他们说抢就抢了，真是岂有此理！”

他知道罗十万嘴上不说几句便会不舒服，但其实他心里已经听进去了，于是就叹气说：“哎呀，大有大的难处，学校领导也不容易啊，大家互相理解吧。”

“我倒是不在乎那点钱，问题是那帮年轻人，收入不高，还家庭负担重，真的是民不聊生啊！”罗十万夸张地摇头晃脑。

“就是，我们这帮月光族哪里有钱捐啊？书记，你借点钱帮我们垫付吧。”王侠装得可怜巴巴地说。